

清末权臣与时代镜像：重读岑春煊的历史钥匙

——壮族作家黄佩华《岑春煊》传记阅读札记

□ 丘文桥

庚子国变中“护驾西狩”的忠勇表现，既是对“君臣大义”的践行，也暗含着对权力格局的精准判断。

在镇压保路运动的血腥记录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政治逻辑。1911年面对四川保路风潮，岑春煊被任命为川督却逡巡不前，这种矛盾态度恰是体制内改革派困境的写照。他既知铁路国有政策不得人心，又必须维护朝廷权威，这种两难境地最终演化为进退失据的政治困局。正如岑春煊自传《乐斋漫笔》中所言：“时局如棋，黑白难辨”，道出了传统官僚在近代转型中的认知困境。这应该是岑春煊晚年才反省自己的局限性所在。

与袁世凯的权力博弈，实则是两种政治文化的激烈碰撞。岑春煊以清流自居，推崇“正人治国”；袁世凯则深谙新式军政之道。1907年邮传部尚书任上的短暂交锋，表面是个人权斗，实则是科举官僚与军事强人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而后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多场较量最终以岑春煊解职告终，预示着传统文官体系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式微，最终从权力中心隐入到市井尘烟之中。

转型时代的精神嬗变。在护国运动中的政治转向，标志着这位旧官僚开始突破传统忠君观念的桎梏。1916年与梁启超共建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投身护国运动。岑春煊在檄文中痛斥袁世凯“叛国称帝”。这种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的政治话语，显示出其政治伦理的现代转化。肇庆军务院的运作模式，“传檄四方，申明约束，宣布宗旨”；就任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时发布的宣言“有豪言壮语，也有肺腑之言，感人至深”，并在之后的北伐讨袁的运动中，既保留了督抚幕府的旧制，又吸收了宪政体制的新元素，成为观察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活标本。

随着袁世凯的猝然离世，护国运动戛然而止，护法运动随之而来，在这场运动中的权力博弈，则又暴露出转型期政治人物的局限。作为一个旧官僚，其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拥护共和，并参与其中，这充分体现了他的

正义感和政治家的眼界。但在处理桂系与护法力量、他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中，胸襟和格局不够开阔成了他的致命弱点。1917年护法运动时，岑春煊既想借助孙中山的革命威望，又忌惮其激进主张。次年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表面是派系斗争，实则是立宪派与革命派对“法统”认知的根本分歧。这种矛盾心态，恰是体制过渡时代精英群体的典型特征：一只脚跨入现代政治门槛，另一只脚仍陷在传统权谋的泥潭里。

随着粤桂战争的硝烟散去，岑春煊以“毁法误国罪”被罢免政务总裁职务。1921年，孙中山宣告解散军政府，并随后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至此，岑春煊的政治生涯发生重大转折，逐渐远离军界与政坛，退出政治舞台。他寓居上海，开启了人生中一段全新的生活。这位曾在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最终从波谲云诡的权力漩涡中心隐退，悄然融入上海繁华都市的市井烟火之中。

身处上海的岑春煊虽然已经远离了政治的喧嚣，但他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时常关注着国内外的局势，为国家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而忧心忡忡。尽管已经不再担任官职，但他仍然凭借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国家和社会贡献力量。

寓居沪苏时期的著述活动，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重要镜像。《乐斋漫笔》中既有对往昔政治的反思，也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这种“退而不隐”的状态，恰是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过渡的中间形态。书中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再阐释，既是对儒家政治理想的坚守，也暗含对现代治理技术的朦胧向往，无不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

历史记忆的文化重构。作家黄佩华的传记写作，延续了历史人物叙事的范式。但作品突破“中心-边缘”的固有视角，将岑春煊的人生历程、桂系政治文化置于近代中国转型的核心位置。通过对岑氏家族“那劳文化圈”的深度挖掘，揭示出西南边疆与中央政权的复杂互动。这种地域视角的重构，使读者得以窥见被

主流叙事遮蔽的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态。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张力中，作者构建起多维度的历史认知。传记既严格遵循档案文献，又合理运用民间口述史料，在奏折公文与乡野传说间搭建对话空间。对岑春煊镇压反清斗争的历史事件，作者未作简单道德评判，而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展现制度与人性的复杂纠缠。盖棺有定论，如史学家陈寅恪说“至光绪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鸿禨、张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为清流”。“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清末民初这一剧烈变革历史时期，岑春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往往是被低估了的。”从其重拳反腐、兴教办学，到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走向共和的历程中，人们能够看到其清流风骨、正派忠诚的一面。

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诠释，在书中获得历史的纵深理解。通过剖析岑春煊从忠君到护国的思想转变，作者揭示出传统世界观向现代国家意识的演进脉络。这种诠释既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脸谱化处理，又为当代价值观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注脚。

站在西林官保府残存的戏台前，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北路壮剧班子演绎的忠孝节义。岑春煊的人生轨迹，恰似这出历史大戏的浓缩版：既有传统士大夫的慷慨悲歌，又夹杂着近代转型的阵痛与迷茫。“历史上每一次新的变革、每一种新道路，都需要漫长的探索和试验，基于这样的认识，任何对岑春煊过高的期待，抑或抱怨、责难都不是太合适的”，黄佩华的这部《岑春煊》传记写作，不仅是对一位清末重臣立传，更是为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找到开启的钥匙，从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户。当我们在新时代重读这段历史，既要看到制度变迁的必然性，也要理解历史人物在特定时空中的有限选择，这种充满张力的历史认知，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许这才是爱国主义教育最深厚最丰富的主旨。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萝村之书，文化之书，家国之书

读曹美兰散文集《文化家山：玉林萝村》

□ 梁晓阳

萝村是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一批广西历史文化名村。作家曹美兰带着挖掘岭南文化底蕴、寻找乡村读书之魂的使命，以及对家乡山水人文的热爱，穷尽一年的行走、采访、调研、深扎，对萝村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观照、思考，对大量史料和现实素材收集整理利用，创作出了文化散文集《文化家山：玉林萝村》。该书最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翻过油墨飘香的扉页，在作者的笔下，镜头远照，巍巍大容山，苍茫白水岭，是萝村的地理位置、地形风貌。紧接着镜头渐渐拉近，那就是萝村的重要姓氏之一陈氏的陈锡门祠。我感觉到，作者是非常有匠心的，由远及近，由村到户，庭院阁楼，格窗壁画，萝村民居徐徐呈现，写到了尚德堂，写到了大才子，写到了十万卷藏书楼，写到了二凡楼，千年荔枝树，寻常巷陌，寺院钟声，大堂小弄，小桥流水，池塘古井，城堡炮楼，再到大小动物如牛、小狗、猫头雀、卷叶莺以及小昆虫蜜蜂、米虫等，岭南村庄的气息，如三月的春风扑面而来，文、史、思、景相融，读毕仿佛观看了一部风光旖旎、意境深远、风俗拂面、思想闪耀的文学纪录片。

全书的主题突出。作者紧紧抓住岭南村落的灵魂——两个字：文化。阅读之时，我惊诧于作者对十万卷藏书楼和二凡楼的细腻描写，纤毫毕现，详尽铺陈，逼真刻画，让人仿佛目睹了当年汗牛充栋书香飘逸的情景，一种“诗书传家”的风气在后院里弥漫。如果说夜访陈柱故居的“十万卷藏书楼”是作者的“读书惊梦”，那么对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往事的追寻则是“记录英雄豪杰”。作者在永康堂前凭吊入梦，追溯当年唐文治筹建无锡国专之艰

难，弘扬国学之壮志，建校之初带领国专师生上课的情景。

风雨如晦，读书不已。抗战爆发后，无锡国专被迫南下西迁，唐文治先生带着包括北流人冯振在内的二十多名师生走上了艰难漫长的迁校之路，作者使用了电影镜头的组接方法，描写令人动容。无锡国专终于来到了本就有着耕读传家优良传统的山围和萝村，在萝村，在当地村民支持下，选定了永康堂作为校舍，先后有将近十位文化大师来到萝村任教，学生人数由山围的四十多名增加到了七十多名，可见国学教育在当地产生的巨大影响。无锡国专迁到北流山围和萝村，绝对是民国年代的文化大事，也是抗战年代的悲壮之举，伟大之举。对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曾经播出了六集电视纪录片《风雨国学魂》，以资纪念。《文化家山：玉林萝村》作为电视剧的一种补充，另一种呈现，我觉得它的挖掘是及时的，也是丰硕的。阅览此书，尽可想见当年白水岭下，国学成诵，儒风尽染，直接影响和教育了萝村无数学子。在此等读书风气影响下，萝村人以读书为尊，以读书为荣。以我对萝村的了解，以及读这本书的印象，萝村人因为读书而成名成家功成名就的可谓济济有人，数不胜数。《文化家山：玉林萝村》正是写出了这个岭南村落的文化之魂，它的养分是丰富的，内涵是深刻的，因而它是一本名正言顺的文化之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然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它又从家山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户中体现出来，而人的个体文化力量又汇成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力量。当前，

党领导人民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具有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文化家山：玉林萝村》作为一本试图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焕发中华文化力量的书，它的努力是草根式的，是自下而上的，喊出了一个村庄文化的声音，挖开了一个地方文化的泉眼，这股汨汨清流正在汇入浩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

据我所知，曹美兰为了创作这本书，牺牲了几乎整整一年的假日时间，为了萝村，她曾在赤日炎炎下察看古城遗址，在寒冬腊月进村入户调研采访，在冷雨纷飞中行走古炮楼的台阶时啪嗒一声差点摔断了腰，在狗吠猪声中仰望千年荔王的星空，在鸡啼声里注视未落山的斗口河里的月亮。她还要不厌其烦地到各有关单位调阅资料，亲临现场或者电话采访生活在全国各地的萝村前辈名人及其后人，尤其是无锡国专西迁的历史，每一位名人，每一个存世者，她记录或还原每一段故事，每一个细节，可谓孜孜以求，乐此不疲。无锡国专在萝村，尽管只是短短的两年，可是文化的灵魂萦绕萝村，文化的根须直透容山大地，文化的气脉直抵云霄，无锡国专传承留下的影响，给当地乃至国学输送的养分，是几代人也吸收不完的，而留下的底蕴，也远远不是这本书可以挖掘得完的。本书所做的，应该也是三千弱水之中舀一瓢，管中窥豹所见之一斑。

书名起得非常贴切，文化家山，文化就在我们的国，就在我们的家，就在我们的山河，家山在文化浸润中造就文明和历史。全书的章节题目也非常考究，文字平实而形象、准确而细腻，每

章每节都体现了一位作家对自然事物和社会生活持有的纤毫发现和细腻审美。读毕此书，我还感受到了建筑、音乐和美术在文学上的独特呈现。

萝村的文化史成为了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萝村本就有读书求取功名的传统，一代一代的萝村人，因为读书走出了萝村，成为历朝历代的翘楚，而在那峥嵘岁月里，一群文化名人目光如炬义无反顾甚至视死如归，带着祖国的希望，经风雨穿战火，来到蕉风荔雨的大容山脚，传播可以燎原的星火，当时也，说它是另一种叱咤风云，也不为过。

文化的萝村，它注定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萝村的文化不光是萝村的，也不光是玉林的。这种诗书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无锡国专西迁来到萝村以后，萝村文明史的承载加重了，它负载起了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明，读萝村就读到了中华文化。萝村的历史、文化、文明，充分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读萝村，就读到了更广大、更辽阔、更深邃的文化星空。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文化家山：玉林萝村》堪称萝村之书，但它早已超出了萝村。无锡国专西迁选择了萝村，是历史，也是中国文化的选择。那些年来到萝村的历史名人，以及从村中走出的文化名人，还有当今正在坚守诗书传家耕读创业的萝村人，他们所塑造出的一个个读书之魂，正在发挥着阳春布德泽的功用。而记载这一切的本书，它的意义便不再局限于一村、一镇、一县、一市、一省，它既是萝村之书，也是文化之书，更是家国之书。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玉林市文联副主席、玉林市作家协会主席、北流市文联主席。）